

< 雙重死亡 >

人物：

K：於車禍中死亡的主角。腦袋不正常。

A：女，殯葬業者。與 B 男離婚中。

B：男，殯葬業者。與 A 女離婚中。

員警 M、Z：分屬兩地的員警。

準·法官 J：法官很難考，當不成法官的就從準法官幹起。帽子上貼個「準」字

W：目擊者，不管到哪都要用手機拍下的男子。

一些圍觀者、旁白。

場景：共分三場，第一場在橋上。第二場在墓地。第三場在仲裁所。

道具請自備。

時間：現在進行中。

第一場 橋上

遠處一陣亮光，車相撞聲，起火燃燒聲。場燈微亮。

舞台左右出聲。

左：車禍了

右：死人了

左：救護車

右：叫警察

左：快來人

右：沒用的

左：救命喔

右：只有死人

(A 女自左邊出現，補妝的姿態，B 男從右邊聽著 Mp3 入場。)

A：大半夜的。(呵欠)真是傷皮膚。

B：**(搖頭晃腦)**

(看見，停頓)

A、B：又是妳、你！

A：我先來的

B：當然是我啊

A：講不講理啊

B：說什麼白痴話

A：太過份了吧

B：又不是排隊買票

(兩人相視一陣，互相打量，繞圈)

(圍觀的人上，目擊者 W 開始拍了，。)

B：條子。

A：？**(回頭)**

(B 搶下了一隻手，達陣般的笑容。)

A：爛招。

B：我也不想啊。人總是要吃飯嘛。

A：身體在我這，別鬧了，快還來。

B：我不打女人的。

A：還好我打。

(A 揍了幾下 B，B 開始逃竄。)

(放音樂：鬥牛士)

(演員請盡情耍寶，旁人起鬨)

(一陣子，兩人累了。)

(A 點起煙)

(B 坐在旁邊吃起宵夜)

(W 下場，圍觀者隨意走動。)

旁白：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B：這不是張國志，是三明治。

(員警 M、Z 入場，做開場白)

兩人：他們都想和我說話，以最有利的方式，門路…，你知道的，大家都乖乖照規定來嘛！這世界不就清靜了嗎？

(無視於現場的所有人和情況，隨意走著並打量每個人。)

兩人：吵、吵、吵，吵什麼呢？街坊不用睡覺啊。

A、B：(七嘴八舌隨便亂說，我一大早就來這了這傢伙搶了我一條腿，…)

兩人：行了行了~揀重點的說。

(A、B 繼續亂說，員警好像沒在聽)

(員警 M 打呵欠，員警 Z 繞著拍照)

(員警 M、Z 開始私下說話)

M：你看(指)

Z：啊！

M：對了

Z：剛好掉了一塊過去。

M：那不是我們的部門

Z：(翻筆記)

M：……

Z：一人一半。

M：什麼

Z：書上是這麼寫的啊

M：所以？

Z：上面你處理，下面我負責。

M：Done

Z：Deal

(兩人做手勢)

a：咳。循往例，拼成一塊是肯定的，不管誰拿多拿少，有我在就別想拿翹。大家都趕時間，那就讓我查一下身份先。

b：由於越過了橋的那端了，本來該算是對面管區的事。我們秉持良心，處理這名死者的後事。

(停頓) …至於你們，照規定來，標準作業程序。

(A、B 請猜拳)

M：很好。比例分配制。請繳規費我們好上報國庫。**(給單子)**

Z：請於一週內至便利商店付款。如果逾時，那就只好請你們到派出所喝咖啡了。

(M、Z 下)

(A、B 坐下聊天)

B：想不到這活你能幹的來。

A：廢話，你這死人樣的都行了，我沒理由辦不到。

B：沒日沒夜沒笑點的，還有業績壓力和條子的大便臉。

B：可怕啊！女強人，男人真命苦。

A：沙文豬，警察聽到一定很不舒服。

(停頓，車裡的電台聲嗡嗡叫)

A：欸，你有沒聽見什麼。

B：怎麼可能，這裡只有你我而已啊。除非地上的假人會說話。

A：我第六感一向很準的。

B：你不是性冷感嗎？

A：跟你真是沒什麼好說的。

(場燈暗)

第二場 墓地

(場燈亮，眾人已站在飯鍋前面。隨意講話。)

牧師：K 是一個這麼好的人，願他在天父的世界平安喜樂。

(胸前劃十字默禱)

接著眾人一一上前撒花致意。

(無多時，先是聲音，後是振動，K 突然從飯鍋中跳出，手裡還拿著相片。將綁了繃帶的手腳轉了轉。眾人先是靜默再四處逃竄亂叫。牧師則是趴坐在地握著十字架。)

K：怎麼了這是。

(停頓)

K：還有這飯鍋，真是惡趣味。

眾人：你是鬼？不是人？

K：僵屍。前陣子的流行了。**(笑笑的說)**

B：這是你的死亡證明。**(遞上前)**

(K 端詳樣。停頓。撕成碎片。)

B：等、等、…

K：別開玩笑了，看看我**(轉圈)**

我不是好好的活著嗎？

A：可是法律上已經認定你死了啊。

K：法律？誰訂的，能吃嗎。

你，你說？**(一一指著場上的人。)**

(停頓。)

K：既然沒人知道，也不是你們訂的。管它呢！

B：這紙契約是你葬禮的一切花費。

(K 仍舊要搶，這次收的很好沒事)

K：和我所想的完全不一樣。死亡。

K：我原本以為躺平不用動就好。

K：老天！沒想到這是一場表演。我還沒有受過專業的訓練。

A：見鬼了，一定要履行我們的契約，都死過了怎麼可以不算數。打電話叫人。

(A、B 下)

（對著離開的兩人喊）

K：看表演不給錢就很超過了，還想搶劫，真是吃人夠夠啊（台語）！！

（回身看著牧師）

K：牧師，我想告解。

牧師：你嚇壞我了，回去教堂再說。

K：不然和我下一盤棋

牧師：那我不就成了柏格曼的死神

K：可是柏格曼前不久也死了耶。

牧師：那他一定是棋藝不精。

（兩人坐在墓碑上，架起棋盤，開始下棋。）

K：如果我贏的話，如果啦，我可以不用死嗎

牧師：我不知道。我只幫人上天堂。

K：究竟有誰去過。天堂。

牧師：不知道。我和道士討論過。他們的系統和我們不太一樣。

K：死了還要工作嗎。如果有，那不是不得安寧嗎。死了還有階級嗎。那些神不會很煩嗎？都已經當到神了還要工作管人的事，還大慈大悲觀世音，光想我就頭大。

牧師：喔。那是菩薩不是神。

K：有什麼差別呢。

牧師：都說了系統不太一樣了。他們的功德還有大小之分。很嚴密的分層制度。像那山頭的寶塔，一到三樓是百萬級的，四樓都是基督徒，五到七樓都是千萬以上啊。M型世代一定要有的啊。

K：呵呵，為何總是要搬出你不懂的名詞呢？

牧師：其實我也在等待著。

K：什麼？

牧師：不曾降臨的真理。

K：想不到你還是個詩人

牧師：看到你總讓我想起以前的我。

K：喔？看不出來我有哪裡和你一樣的啊。

牧師：我年輕時也是個懷疑論者。

K：是嗎？看你方圓大耳的。實在很難想像有那麼尖銳的時光啊。

牧師：因為，遇見我內人。她告訴我耶穌的對世人的愛。從她純粹真切的眼神。

我受到了感召。處處都為他人著想。那真的是，世間少有的好人啊。可是…

（停頓）

K：她死了？

牧師：嗯。爲了救一個溺水的小孩子。你知道嗎，她浮腫的面容不能辨認，我幾乎認不出這是我的天使，旁邊是不斷感謝的父母，和那個獲救的小孩。我根本沒聽見他們說什麼，我唯一想的是，爲什麼不是這個小鬼去死，這一念頭揮之不去，我年輕的靈魂告訴我，她給了我信仰，天父如今卻帶走了所有神蹟，我的一切。我才發現我信仰的是她，不是虛幻不可觸及的神。

K：多麼令人感傷，可是，牧師，你只能自己體會。

牧師：是啊！細細的舔舐傷痕的野獸，品嚐僅剩的回憶。

K：回憶！

那是個什麼東西。我眨眼醒來任何過往都已遠去。我只有她了，牧師。

牧師：你不是要找你的…？

K：女友！

牧師：對。要不要喝可樂？

K：喔，不了。這對我的胃不好。

牧師：說話小心點！等會被告都不知道。

K：沒關係啦。我也不知道我是生是死。歡迎大家來告。

牧師：你很適合當政治人物啊。對了，剛剛說到哪？

K：我女友。

牧師：她又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K 手撐頭）

牧師：你慢慢想沒關係的。**（伸展身體）**

K：痛苦。

牧師：什麼？

K：椎心的痛苦。卻又是那麼的甜蜜。

牧師：怎麼說？

K：我知道我很愛她。她卻不能理解我。大家都說我瘋了。我想看她驚慌的側臉，於是她愈來愈害怕。有一天醫生和她說把我送去精神病院比較好，我氣炸了，並十分難過，我是如此的清醒以致於加諸予我的痛苦是雙倍的。

連·最親近的人·也無法理解我真正的想法。你瞭解嗎牧師？

牧師：我懂。又或許不懂。我們不過剛剛認識，我以爲我們是兩個世界的人，現在卻坐在這裡和你下棋。認真來說，我希望我能懂。

K：你很溫柔。和她一樣。她幾乎是哀求著我去治療我那該死的，不該存在的人格分裂。他們是這麼說的，用一種名詞就能約化所有現象，很方便啊。符號的動物。

牧師：想不到你還是虛無主義者。

K：說實話的，雖然你是個好人。但我還是討厭你將人一一歸類。

牧師：抱歉，人是歸納的動物。喔，我又歸納了。

K：所以我就…小兵立大功。**(舉棋)**

牧師：想不到你還蠻行的，這情勢對我很不利啊。

K：所以我就…開著車跑了出來。

牧師：你要去哪？

K：我要去找照片上的女人。

牧師：她不就是你的妻子嗎。

K：不，我沒有結婚，婚姻不可信賴。

牧師：會嗎？其實蠻踏實的。

K：她一定是被掉包了，印象中她不是這個樣子的。

牧師：人都是會變的。你我也是一樣啊。

K：不，如果我再睡一次。等會你就不是牧師，是死神。

牧師：兩個人下棋總要有個勝負。我不認為平手有何意義。

牧師：欸，你不用喝水還是上廁所嗎？

K：你一定是想趁機會出老千吧。

牧師：怎麼會呢？這樣都讓你猜中。

K：其實我不相信任何人。

牧師：每個在這裡的都是這樣的人啊！你以為只有你特別嗎？

K：別用你的框架套住我。我不是。

牧師：再回到剛剛的問題。你到底要去哪？

K：我不知道，過了那座橋就能找到她。

(對觀眾)

你們都看過的吧。那部回到未來。超棒的演員米高福克斯。

只要以極高速行駛，我就能回去找她。

牧師：省省吧，你已分不清現實與虛幻的世界，在我們這，連超人都會癱瘓啊！

K：那…真理，你之前說的，我腦裡不斷重覆的聲音。

(員警 M、Z 忽然入場)

員警 M、Z：這是你的傳票，K 先生。請不要賭博。

還有，在墓地請小聲點，不要驚動地底的住民。

K：可是牧師說他都帶他們上天堂了。

牧師：系統不一樣！不一樣的。

K：又是他媽的定義！

旁白**(低語)**：冗長而無趣的遊戲早早結束為好。

免得觀眾受不了

牧師不能變主教。

被觀看的人生太可笑。

無名的手翻弄著主角。

K：誰在我腦裡廢話。該死的。

(燈暗。)

K：?! 又是哪個天殺的關的燈。

旁白：那是個意外。跳電。一個白人說的。

K：我還想下完這盤棋，我就快贏了。

眾**(唱)**：誰贏誰輸心裡知道。

那不重要。不再重要。

第三幕 仲裁所

像是法庭一樣的地方，卻不是法庭。席上有法官 J，帽子上貼了「準」這個字。身旁兩個是假人。據說是遠距審判的實驗室。K 在台子上，我們只看見他的背影，後面是 A、B 兩人。其他的配角於兩側。

J：諸位，本席宣佈編號第 080430 案件，現在開庭。

（落槌）此次案件由我們三位準·法官列席。
務求簡單、準確、迅速的排解各位的糾紛。

（停頓正座）

J：好，當事人，你的姓名、職業。

K：你可以叫我 K，也許有其他比我有名的 K，而我是復活後的 K，所以你可以叫我 K'，不然 K plus 也行，我打棒球的話就是 K-Rod，如果我曾經是醫生的話，那我就是叫 Jack 的 K，有名的無照醫生。

J：嗯，明顯的這位當事人的腦袋並不是很靈光，那我就好心的幫你解釋一下你為何出現在這裡好了，在你身後那對夫妻…

（被打斷）

A 女 B 男：離婚中！

J：呃，好的，離婚中的夫妻，是兩位不同的殯葬業者。接下了你，也就是 K 的葬禮委託…

（再被打斷）

K：委託？

（敲槌）

J：對。而這筆費用大約是 200 萬左右，需要有人支付，不管死活。詳細的清單在這。

（轉交給 K）

K：化妝費，整裝費，舞台佈置…100 萬。又不是開演唱會，聲光效果這麼好幹麻？而這簽名怎麼一回事，yoyo，陰森電視嗎？100 萬！這是詐騙吧，還有運送費十萬又是怎樣？

B：欸，這麼說就不對了，這計價單位又不是公尺，是在你最後的旅程平安的將你送達，不是有很多半途出車禍，遺體不得安寧的事情嗎？送去醫院縫好，再將你送去冰凍，六個晚上 21 萬，這可是公定價啊。

K：那個可笑的飯鍋又怎麼說？

A：怎麼能說是可笑呢？這是參照非洲可敬的禮俗，依你生前的職業，家庭主夫，飯鍋是理所當然的吧。

K：你說我以前是家庭主夫？我連我是誰都記不清，不可靠的腦袋和不存在的…

（停頓）對了，你們有看過嗎，這照片上的女人，我只記得她是我老婆。

A、B：等等。這和之前說的不一樣。

K：你們說的就能相信了嗎？

J：停！我說過了，要解決問題不能依靠腦袋不靈光的當事人。先聽他說完…

K：我老婆的相片，1986 照的。就是 75 年，馬拉度納上帝之手那年，就是車諾比那年，好像也是 DPP 成立那年。

（同時反應）

J：喔，我記得那球，真是神了。那是圍牆還沒倒的時候啊。

A：75 年我還是學生呢？以前最紅火的時候，從來記不得男人的名字呢。

B：當年的理想現在都不一樣了。好像個大笑話一樣。連我的婚姻也是。

（旁人咳了幾聲，法官清了清喉嚨）

J：咳，是那樣的日子啊。可是 K，就我手邊的資料，我必須告訴你，你的配偶欄一直是空的，也就是說你沒結過婚。

K：不，我沒有結婚，婚姻不可信賴。

J：好，那麼這個人就是你的女友。你們有同居嗎。

K：可能有，可能沒有。

J：那麼這就是個不·存·在的女友。

K：你怎麼這麼說呢？

J：因為她只存在於你的記憶之中。

K：她是如此溫柔，能夠忍受我的所有任性。我們一起做過的傻事，那年喝過的同一杯咖啡，容許我對她的佔有。一切的冷漠、孤獨，都相形失色了。

J：愛情。世人爲之迷倒的愛情。然後呢？

K：痛苦。無法承受的失落，與我的軟弱，一同葬送。

她不適合我，我們分開了。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於是我開始做夢，永遠不會醒的的夢。

我一直想看看死是什麼顏色，是不是像甜言蜜語調出的葡萄酒一樣醉人。

日本的顏色是鮮血，我想他們懂得什麼是死。

我一直找一直吃藥，發現我的生活原來也是百鬼夜行。

只好一直逃一直逃一直逃。

J：名爲自我追尋的逃避！

K：可是我醒來發覺還有點暈，不論去到哪裡我的女朋友都不會再回來了，
不管是在清晨鳥叫，還是在大街鬼叫，他都不會再回來了。
我們總是錯過，每個轉角，我的愛，我的恨，我的寶貝。

J：看看身後的人吧。他們如今又是什麼模樣。你們為什麼要離婚呢？

A：我一直都畢恭畢敬的做好我的本份，這應該問他。

B：是我的錯，不過每個人都說這是陷阱。婚姻制度的問題。

A：你只會推卸責任。從來不像個男人勇於承擔。

B：你說的沒錯。但即使如此，我可能還是會這麼做。

A：為什麼？

（停頓）

B：妳面前我永遠是，永遠是低著頭的。

A：為什麼要計較這些。

B：妳不會懂的，一種壓迫，囚鳥的生活我無法接受。

A：你認定了我不會懂。我反而覺得你很自私，只想要別人理解你。

眾人：互相理解是多麼難的一件事。

B：你不是我，無法設身處地的為我想，這段感情對我來說是施捨，我和你並不相配，不論是學經歷，外貌內涵也是如此。

A：你知道為什麼會在眾多追求者中選中你，因為你平凡，讓我輕鬆做自己。

B：妳對我沒有激情，這也算是愛嗎？

A：我和別人一樣，如果可以，也希望能夠長久，永遠，對的。你並不清楚你的光芒來自每個早晨。總是比我早起，打點好一切，並當我的受氣包。

對你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認真的。我總是全副精神的去愛。

B：你給我的感動，如此巨大，使我認清我們不是對等的關係。我不過是工具，現在，我需要錢。卡債，見鬼的卡債。

A：當我知道你外遇時，給我的打擊也是相同的。你究竟要多少。

B：我究竟是你的什麼？

A：無可取代的。最理想的伴侶。300萬夠嗎。只要K的生意成交，我們兩個就能湊齊。

B：什麼都變了也無所謂，你不再愛我也無所謂。我只想在妳身邊。

A、B：在這孤單的世界上，我們只是想彼此取暖。

眾人：和好了，真是皆大歡喜。真像是安排好了一樣。

K：爲什麼婚總離不成。法官。

A、B：見不得別人好啊。

J：凡開始必有結束。

（後面遞來一張紙）

J：那麼，K，輪到你了，剛剛查到的消息。照片中的女人疑似是詐騙集團成員偽造的。他們專門在各大聊天室找尋好上手的獵物。我們猜想你是在聊天室認識「所謂的」老婆的。

K：這不可能。

J：看看，眼睛頭髮像利芙泰勒，嘴唇 70%像裘莉，身材像是赫本。

早上十分的賢淑，中午變成了貴婦，晚上那可就精彩了。

K：聽起來好像某種怪獸。這不是我認識的她。

J：當然，那是小卡片上的號召，還算是客氣的

J：我們到這，是負責收集一切訊息，並做出合宜處置的，與我兩位同胞。

（往兩旁假人抱狀）

K：你們？究竟是受了誰的命令，

J：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有人付錢，我們來這，只要一切都是合理的。我沒有興趣知道。

K：所以我被詐騙了。連我的復活也是假的，從頭到尾我都是不存在的。

（停頓，J往兩旁假人討論貌。）

J：你心智正常，邏輯正確。保險是成立的。受益人寫妻 XX，而你的死亡與復活從 Mytube 的短片上，經確認有死亡事實。你的妻子並不存在，所以受益人就轉到你身上了。至於你想回到未來，高速行駛，意識是否清楚，有無自殺可能，則屬於保險公司的認定問題了。這是本席做出的判斷。

K：那我死去時，哪一塊才是我呢？手腳身體大腦。我的記憶跑去哪了。我的靈魂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J：這問題太過複雜我無法回答。不如用多數決好了。

K：連我的生死也能用多數決嗎？我現在好想加入一場武打戲啊，導演。

（向後看）

J：你的要求駁回。雖然你也算是被害人，不過我建議你還是照著規矩，比較妥當。您的損失，據估在 500 萬以內，如果保費確實給付的話，可以一次解決所有難題喔。

K：情感損失也能量化？

J：我們只是提供解決問題的最短路徑。

K：你不是法官嗎？法官都信馬克思的嗎？

J：喔！這誤會可大了，**(指頭上的牌子)**，看見了吧。我們是準·法官，雖然法官聽起來很順耳，可這裡充其量不過是個調停委員會。真正的法官我沒看過，他們總是處理重要的大案件，很重要的大人物的大案件，像 K 這樣的個案，太多了，我們不差一個死人。

今天出席費，總共 30 萬。K 的窘迫我能體諒，所以請他拿到保費後再寄過來就好。

(J 敲鎚，將帽子丟出，離場。)

K：不夠格的法官！不入流的法庭！呵，和我這半死不活的人正是相配。

K：你們。我們。什麼都是。也都不是。

K：活著。死了。也沒有分別。

K：人人是上帝，你是法官，他是法庭，我是柏格曼我是死神的大便。

(眾人) 錯。錯。錯。沒死保險金就不理賠，這差別可就大了。

No, no, no, K 不只死過一次現在他還發瘋了。

(J 在場外喊)

J：你只要人間蒸發七年，就七年。你就能夠拿到你的錢。

K：我就能拿到我的錢

B：你的錢就是我的錢。

A：錢。

W：賣給記者就能賺錢。

牧師：死了還要錢。

員警 M：沒錢跟人死個什麼勁。

員警 Z：沒錢！沒錢就是該死。

(以上重覆 3 遍，速度控制請自調)

(放晚安曲之類)

K：下班時間到了就是去買樂透

樂透就是投注幸福投注愛。

只要有錢。這個世界就能充滿幸福都是愛。

滿天飛舞的彩卷。永不墜地好美好美的希望。

七年後會有人記得我嗎。哥白尼還會繞著太陽轉嗎。

我自以為有所不同，最終還是走上一樣的道路。

眾：他自以為不同，走向相同的路

K：我不該存在，也不該愛上不存在的女人

眾：他該等待，積非成是的那一天。

K：公式只有一條：我的錢，我的幸福。

眾：這真是荒謬。不是事實。

(眾唱) 世界要的是結果不是真相。

K：**(吼)** 整個世界都是上帝，上帝就是個屁。都給我消失吧……

(關燈)

旁白：很好。一個瘋子。失蹤進行式。結局，不能盡如人意。僅此一場絕無退票。

你們都可以走了，快走，都快走，連同你的垃圾，你的腦袋一起。